

若说《竹枝词》的代表诗人，是不费思量的。因为小学生都会立即背诵刘禹锡的那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确实，“竹枝人绝句自刘始”（《雅论》），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仿效民歌，先后写了几首竹枝词，为唐诗带来了民间风格的新诗体，其中就以这首最为著名，清新流利，风韵天然，流传至今。

何谓《竹枝词》？这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竹枝词，起初是巴渝一带的民歌（可能因当地多竹林，故名），具体类型或作用却众说纷纭。一说是当地百姓山间劳动时所唱；一说是“男女相悦之词”，即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对唱；一说是伴着舞蹈的民歌，唱时吹短笛，击鼓应节，以“曲多为贤”，带有赛歌的性质；一说是祭祀时的歌舞。越探究越糊涂之后，我转念一想：也有可能以上诸说皆是，因为竹枝词在各种场合具有不同作用，相应产生不同的演绎，而且民歌本就有多种表演形式，伴以舞蹈也很自然。

竹枝词地方色彩很浓烈，多表达当地的山川、风土、人情、习俗，比喻也多采用当地景物。此外，不像许多文人的诗作会“代”他人“言”（代言体），都采用唱者自白的语气来直抒胸臆。

竹枝词由民歌脱胎换骨，以一种新诗体的面目为唐诗开创新声，从此风行于世，要归功于刘禹锡。许多民间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准艺术，需要一口仙气吹上去，才能脱胎换骨，蜕砂成珠，并且焕发前所未有的光彩。文人的参与，就是那口仙气。而参与的具体人选，则往往是上天所定。竹枝词发源于夔州，而刘禹锡被贬多年，连任外州刺史，终于到了夔州。2012 年秋天，当我漫步三峡白帝城的竹枝词碑园，在石上读着黄庭坚手书、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也许那里就是竹枝词的气场吧，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摄住了。呆了半晌，不由暗想：果然凡事皆前定。如此性格如此才华的一位诗人，苍天偏偏支他到了夔州，竹枝词之登上大雅之堂便是注定的了。早不了，晚不得，等的就是此人到此地。

刘禹锡开创的文人化的竹枝词，形式上就是七言绝句。与“主流”的七言绝句的区别，在于具有显著的民歌风格——纯民间的竹枝词多歌咏当地风物，刘禹锡最初创作的九首，也都不离白帝城、白盐山、滟滪堆、瞿塘峡等当

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有个常见的现象：日本军官大多是“中国通”，他们说起中国的俗语、谚语、典故熟悉得就像运用母语。不但鬼子与中国人说活时不时会冒出一句“中国的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鬼子之间交谈也常常会蹦出“他们中国有句俗话，君子报仇，十年不迟”的话来；而从未有鬼子说：“我们日本有句俗话，叫……”

倘若跟中国人沟通，只要鬼子有足够的中国语言水平，用中国式语言交流倒也罢了，但我不明白，鬼子间交谈为何也喜爱用中国的俗语，他们在卖弄对中国文化的稔熟吗？难道日本就没有生动有趣的俗语吗？不，唯一原因就是编剧们对日本文化的无知。要编剧个个都成为“日本通”自然是苛求，但希望他们多少涉猎一点日本文化总不算奢望吧？《黑玫瑰之铁血女骑兵》里的鬼子终于说了一句日本俗语：“把小偷打跑在栅栏之外。”难得啊！



地山水，更有“银钏金钗”“长刀短笠”等服饰和耕作的风俗；技法上说，竹枝词仿照民歌，不用绝句正格，往往用拗体，表现在第三句，造成下半首音调比较急促；另外，较多运用谐音来传情达意，如“道是无晴却有晴”中，“晴”与“情”谐音，借天气的难以确定“晴”与不“晴”，实指少女捉摸不透爱慕的男子对自己是否有“情”，可谓“语圆意足，信手拈来，无非妙趣。”（方思堂语，见《辍辍录》）

黄庭坚很喜爱《竹枝词九首》，曾经念给苏东坡听，才念了第一首，即：“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苏东坡就叹道：“此奔逸绝尘，不可追也。”其实第二首更情致婉转而感人肺腑：“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第六、七首包含了对人心难测、世道艰险的悲叹：“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读罢令人仰天长吁。

刘禹锡还有《堤上行三首》《踏歌行四首》，也都是民歌风格的七言绝句。《堤上行》描写沅江一带的风土人情，如同三幅色彩浓烈而形象生动的民俗画，其二最见功力：“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前人赞为“景象深，意致远，婉转流利，真名作也。落句情语，犹堪叫绝。”（宋顾乐《万首唐人绝句选评》）

《踏歌词四首》则从不同角度描绘沅湘一带“踏歌”的民俗。其中“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等句活画了当时盛况，而“日暮江头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与“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含义相近，是刘禹锡本人身处异乡狂放中独自愁苦的内心写照。这一组以第一首最佳：“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堤上景色迷人，美女如云，可是将为心上人精心准备的歌唱了很久，却不见其人出现，但见红霞映树，但闻鹧鸪声声。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可惜“那人”却不在“灯火阑珊处”，不知是错过这一次相约，还是错过了这一生？读到这里，想起小说家张欣在《不在梅边在柳边》尾声写的：“人世间的爱，却常常是既不在梅边，也不在柳边。”千百年来，人性并没有改变，悲欢也都是古已有之。

百年高温有感
吴家龙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庄稼半黄焦。晦明锄草汗如雨，圩埂穿梭衣就潮。百载高温三伏盛，万民抗旱众肩挑。南干北涝犹成局，定胜天灾华夏骄。

今年是哈军工成立 60 周年，往事多多，细节大多忘记。我向周总理汇报的情景，却永久地镌刻在了脑中，字字句句铭记难忘。

1969 年 8 月 14 日，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也要搞卫星，主要是研制应用卫星。”同年 10 月 31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上海市下达了研制技术试验卫星和气象卫星及“风暴一号”运载火箭的任务，即著名的 701 工程。有数十位哈军工毕业的学员参与了研制。时值十年动乱，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怪事。我在参加 701 工程任务 2 年后，有幸给周总理汇报，将其中一件匪夷所思的重大事件直接报告给了周总理。这件大事就是 1953 年毛

心向往之，美在其中。我在小厅墙上布置了两幅字、一幅画。字和画都围绕着同一个题材：《山行》。

七绝《山行》乃是留诵千载的一首唐代名诗。有这么几个数据：古代唐诗选本入选 5 次，现代选本入选 27 次，互联网上链接它的文章多达十万七千余篇。诗中山路绵长，白云缭绕，山里人家几处，崖畔枫叶流丹，诗人杜牧描绘的这幅美丽无匹的秋山行旅图，一直在记忆深处缠绵着我。

特别喜欢《山行》，除了这首诗的魅力，也与我本身山行的经历刻骨铭心不无关系。家乡多山，远些的有壶公山、笔架山，近点的有岩仙山，还有一群不知名的山。母亲告诉我，满周岁抓阄，我抓的就是山形的笔架和进过学堂的旧课本。小时候背着篓子上山耙柴草，稍长徒步去邻县仙游求学，都少不了山行。风雨无阻挡，赤脚不畏寒。路遥知脚力，夕阳山外山。生命不息，“山行”不止。曾经有人问我属什么生肖，我浅笑作答：“鄙人属山。”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山行》的前两句由大学同窗龚学平书写。这是第一幅，上面打了三个章。引首章刻着“民为本”三个字。是时，他还在市领导岗位上，章的内容自然流露着他的心思所系。学平信笔写来，一气呵成，字和字之间引带呼应自如，飞白之处，枯而不燥，飘逸而独标一格，与寒山之白云同悠远、共舒卷。天高地阔，上下求索。笔底氤氲人间烟火，毫端连着“山里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的后两句为第二幅，出自周慧珏之手。我和周慧珏相识已有年矣，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在青年报主持生活周刊“绿叶”副刊，请上海滩几位书画家来报社作画题词，她亦应邀而来，留下了“良师益友”四字墨宝。后来疏于联系，乐见其书法日臻成熟，以至于炉火纯青，盛名扶摇直上。为了备齐《山行》的后两句诗，我登门拜访，先生没有一点

为国防科大的 10 多位同志先后来所参加卫星研制任务。

1969 年底到 1971 年 5 月间，卫星研制工作已完成了方案论证和模样星的研制，我在不懂卫星方案与技术状况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务，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党要我造卫星，就是我的目标，哈军工学子，攻坚克难是本色。当时卫星总体设计部门设控制、无线、结构与热控等 3 个组，我们 3 人虽然参加任务晚，却分别担任了一、二组的正副组长。

1972 年 8 月 6 日，周总理

我向周总理作汇报

张祥根

总理得知我是哈军工毕业的，便关切地问：“军工现在怎么样？”我说：“军工已经拆散了！一系搬到西安，并入西工大；二系搬到重庆；三系现留在哈尔滨；四、五、六系搬到长沙。”听到这里时，总理突然表

一墙意趣在山行

曾元沧

架条，欣然应许书赠，过了没多久，就按照我对字幅的尺寸要求写好了。从整体到局部，神采与形质俱佳。不由联想她书写的“上海影城”，同样慧然脱俗，洋溢着书法线条的节奏美感，引得多少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嘉宾驻足于阶前欣赏，交口称赞。如今，书法大家馈赠予我的不仅仅是一幅字，更是一份如丹枫般美好的情愫。

两幅字备齐了，希望再加一幅《山行》写意画，于是我想到了一起为《中国的世界遗产》大型诗画册出过力的宝钢美协主席汪家芳先生。幸得友人德民兄引见，我与这位国画名家一见如故。“前三句是交待、衬托，第四句才是诗的核心……”家芳通过对《山行》诗意的“散点透视”，理清了主次。在下发笔，他抒发主观情趣的表现力不同凡响。小小一幅 50 厘米见方的山间行旅图，石径隐约，曲折而上；赏枫停车处，布于视觉中心；车马之具象虽小，却栩栩如生。作品富含想象，兼工带写，运笔精

由于双胞胎相貌相似，由此引出种种误会，这是戏剧小说常用的故事噱头。莎士比亚曾经在喜剧《错中错》《第十二夜》中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素材；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三部曲中也讲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重登王位，将孪生哥哥菲力普套上面具成为铁面人投入囚圉的情仇故事。迪卡普里奥主演的好莱坞影片《铁面人》即据此改编，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铁面人游坦之的形象也可能受此启发而创作。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塑造的铁掌帮帮主“铁掌水上漂”裘千仞和他的孪生兄弟冒牌帮主裘千丈之间本领的巨大反差让人印象深刻。而《侠客行》的男主角石破天和石中玉虽然不是孪生兄弟，但相貌却出奇相似得胜似孪生兄弟。《侠客行》的故事即由石破天因受谢烟客陷害而走火入魔，一觉醒来阴差阳错被当作石中玉，继而被半胁迫地邀请到神秘的侠客岛上喝“腊八粥”的离奇遭遇。金庸虽然在小说中不止一次穿插使用过这一题材，但却认为孪生子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侠客行》这部小说的重心在于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诚然，好小说不应仅局限于故事情节的戏剧化，人物性格和情感的深入刻画也尤为重要。《侠客行》中对于石破天和石中玉“一生二”、“二合一”的“形而上”描写，还包含着作者对于“我是谁”这一人生哲学千古命题的喟然一问！

《侠客行》特意选取了清代赵之琛篆刻的一枚两面印来衬托书中两位一体的男主角。印石六面相对的两面常用于镌刻两面印的印文，印文常相关联。此印两印面印文一朱一白相对。朱文“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印文出自宋代江西诗派诗人陈与义所作《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一词。陈与义生逢两宋之交的动荡年代，这阙《临江仙》是其于“靖康之乱”后追随宋室南渡流离漂泊境遇的内心独白。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对此词有“清婉奇丽”之评。白文“回首旧游何在，柳烟花雾迷春”则集自生活年代相近的曾觌所作《朝中措·雕车南陌碾香尘》一词，描写的是词人回首早年在扬州生活的情景，流露出韶华易逝、身世飘零的感怀。所集这两句宋词正可以用作《侠客行》男主角少年“石”奇幻漂流经历旁注和劫后余生、恍如梦境的心情写照。

赵之琛以字次闲行世，曾经拜陈豫钟为师，在“西泠八家”中最为长寿，流传的篆刻作品也最为丰富。西泠印风在其身上发扬得淋漓尽致，被视作浙派风格的集大成者。风格特色鲜明是艺术作品的独特魅力所在，但若一成不变、抱残守缺，或会沦为程式与习气。赵次闲的晚年作品或有此弊。这枚仿汉代印风的两面印是印家尚在中年时期的作品，用刀挺拔峻峭，古朴之气犹存。但不知是否受印文渲染的伤感情绪所致，此印已渐失雄浑气象矣！

在人民大会堂听取 701 工程第一发遥测弹发射试验汇报，钱学森和哈军工调出的火箭专家任新民等出席。长空一号结构星参加风暴一号遥测火箭发射试验，所以，上海参加汇报的有我和负责运载火箭的邓崇徽。

在我汇报开始时，总理亲切地问：“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是哈军工二系七期毕业后留校”。

总理得知我是哈军工毕业的，便关切地问：“军工现在怎么样？”我说：“军工已经拆散了！一系搬到西安，并入西工大；二系搬到重庆；三系现留在哈尔滨；四、五、六系搬到长沙。”听到这里时，总理突然表

惜字画。”开合磊落天青青，相得益彰美引领。暑去秋来颜灼灼，一墙意趣在山行。观览之间，似跟杜牧同游，又如与三位君子对话，纵有苍白闲愁，亦被这胜于二月花的枫叶红红地濡染了。西方人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自诩，咱们则有“道不尽的唐诗”之自豪。谨以此文纪念杜牧诞辰 1210 周年，并表达对中华“唐诗王国”的敬意！

由于双胞胎相貌相似，由此引出种种误会，这是戏剧小说常用的故事噱头。莎士比亚曾经在喜剧《错中错》《第十二夜》中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素材；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三部曲中也讲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重登王位，将孪生哥哥菲力普套上面具成为铁面人投入囚圉的情仇故事。迪卡普里奥主演的好莱坞影片《铁面人》即据此改编，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铁面人游坦之的形象也可能受此启发而创作。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塑造的铁掌帮帮主“铁掌水上漂”裘千仞和他的孪生兄弟冒牌帮主裘千丈之间本领的巨大反差让人印象深刻。而《侠客行》的男主角石破天 and 石中玉虽然不是孪生兄弟，但相貌却出奇相似得胜似孪生兄弟。《侠客行》的故事即由石破天因受谢烟客陷害而走火入魔，一觉醒来阴差阳错被当作石中玉，继而被半胁迫地邀请到神秘的侠客岛上喝“腊八粥”的离奇遭遇。金庸虽然在小说中不止一次穿插使用过这一题材，但却认为孪生子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侠客行》这部小说的重心在于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诚然，好小说不应仅局限于故事情节的戏剧化，人物性格和情感的深入刻画也尤为重要。《侠客行》中对于石破天和石中玉“一生二”、“二合一”的“形而上”描写，还包含着作者对于“我是谁”这一人生哲学千古命题的喟然一问！

《侠客行》特意选取了清代赵之琛篆刻的一枚两面印来衬托书中两位一体的男主角。印石六面相对的两面常用于镌刻两面印的印文，印文常相关联。此印两印面印文一朱一白相对。朱文“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印文出自宋代江西诗派诗人陈与义所作《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一词。陈与义生逢两宋之交的动荡年代，这阙《临江仙》是其于“靖康之乱”后追随宋室南渡流离漂泊境遇的内心独白。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对此词有“清婉奇丽”之评。白文“回首旧游何在，柳烟花雾迷春”则集自生活年代相近的曾觌所作《朝中措·雕车南陌碾香尘》一词，描写的是词人回首早年在扬州生活的情景，流露出韶华易逝、身世飘零的感怀。所集这两句宋词正可以用作《侠客行》男主角少年“石”奇幻漂流经历旁注和劫后余生、恍如梦境的心情写照。

赵之琛以字次闲行世，曾经拜陈豫钟为师，在“西泠八家”中最为长寿，流传的篆刻作品也最为丰富。西泠印风在其身上发扬得淋漓尽致，被视作浙派风格的集大成者。风格特色鲜明是艺术作品的独特魅力所在，但若一成不变、抱残守缺，或会沦为程式与习气。赵次闲的晚年作品或有此弊。这枚仿汉代印风的两面印是印家尚在中年时期的作品，用刀挺拔峻峭，古朴之气犹存。但不知是否受印文渲染的伤感情绪所致，此印已渐失雄浑气象矣！

情异常凝重地望着与会人员问道：“我怎么不知道?!”

在当时，这样敏感的问题，无人能够回答，会场顿时一片宁静。

接着总理环顾大家又问：“在座的还有军工毕业的吗？”

同样毕业于哈军工，负责火箭总体的邓崇徽起立、立正、报告后作了回答。

总理听后，示意邓坐下，若有所思、又十分痛心地说：“军工出人才啊，拆散了太可惜!”

40 多年过去了，忆起与哈军工的往事，就会想起总理无奈而凝重的表情，历历在目，心中还在隐隐作痛，终身难忘。

一次泄漏事故的抢险，惊心动魄，请看明日栏。

心中的哈军工

孪生子与两面印

鲍浩

